我们告诉未来

第五集 山雨欲来

1999年，法輪功學員們就是在這樣的歡聚中開始的。從當時拍攝的這些鏡頭裡，人們可以看出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的好心情。一天前，來自瑞典、丹麥、芬蘭和美國的10多位西方學員，利用聖誕節休假的機會，到大連與中國的學員們交流修煉體會。這已經是近幾年來，他們中不少人的慣例了，他們自己把這叫做“回娘家”。

元旦這一天，學員們在曙光中以集體煉功的方式開始了這大法傳出後的第七個年頭。此刻，這些來自自由國度的人們還不太了解大法洪傳七年這個概念，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所包含的分量。

從1992年李洪志先生出山講法，法輪功一直作為中國氣功科研會的直屬功派，按規定在全國各地建立輔導站，並在北京成立“法輪大法研究會”，幫助李先生及時有效地指導人們的修煉不出偏差。從一開始，李先生就嚴格規定了輔導站的運作方式。

（李洪志先生94年大连讲法录音）“所以我們所有的輔導站都是不摸錢、不碰錢的、不存錢的，不搞實體、不治病的，完全是一個負責實修的這個 真正實修的。我們這個的學員也是一樣，不准用這個法輪功去求錢。我剛才講了，給你這麼多東西 幹什麼用的？可不是給你求名、求利的、發財的，是讓你修煉的。”

在這嚴肅、純正的大法修煉面前，許多固有的觀念和不健康的心理是頑固的，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抱著一顆想要真正了解修煉的願望走進法輪功裡來的。幾個曾經最早在長春跟隨李先生學習法輪功的人，因為放不下對錢財的追求，以給人治病為名到處斂財，受到李洪志先生的嚴厲批評。他們卻因此決心與法輪功為敵。1994年11月，這幾個人寫出幾十萬字的材料，羅列了12條罪狀，向中央13個部門控告法輪功。

（叶先生，北京法轮功学员）“說是什麼時候宣布處理的呢？是（九五年）正月初四。正月是初一、初二、初三放假嘛，初四開始上班，全國就宣布取締（法輪功）。所以我們就找了國家體委。國家體委一聽我們的情況非常好啊，這麼好、這麼好，他說：‘哎呀你們這麼好，你們怎麼趕快不組織起來？你們趕快搞組織。’我們說：‘老師說不許搞組織，我們不搞組織，搞起組織來跟我們修煉沒關系，我們修煉就是不要組織。而且組織起來以後，人家害怕，覺得我們如何。’他說：‘哎呀，根本就該，早該組織，你們就是應該搞科學研究會，你們搞學會，你們搞什麼…我們支持你們。這個事好辦，我們給你處理。’”

正月初十，中國法輪功研究會向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寫了三份詳細的彙報材料，介紹法輪大法自傳出後，對社會負責、對修煉人負責的真實情況。並針對長春幾個人的揭發材料，逐條解釋了事實真相，使謊言得到徹底澄清。

也是95年的這個春天，《轉法輪》正式出版。隨後，李洪志先生應邀開始到海外傳播法輪功。雖然李先生不在中國，但參加修煉的人數還在不斷的增加。

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開始日益普及和深入。對利益的強烈追求，導致社會道德急速下滑。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這些修煉“真、善、忍”的人們格外感到大法的珍貴。

（施先生，建筑师）“因為一學了法輪功，他內心發生變化，這個身體上的變化，那真是好處帶來的，沒法用語言去形容的。你比如長期的被各種病纏著的，你想一下子沒病是啥感覺啊？這種好處當然是從內心很高興了。可是你又知道真善忍想的是別人，通過煉功以後 就是你要考慮別人，這一點就是不像沒煉功之前，什麼都是要想自己，好處要自己得了。那麼呢，學了法輪功以後要為別人好(著想)，好事情要讓別人知道，那出於這個心，那我就很主動的就要去把這個好事要告訴別人嘛。因為知道煉了法輪功以後，我見了朋友都向他們推薦。而且我當時還想，我說哎呀，國家應該大力提倡啊，應該組織全國老百姓都煉法輪功啊。這樣整個國家不都是一個非常祥和、非常好的、蒸蒸日上的那樣的國家嗎？老百姓全都真像想的這樣，警察沒用了。我覺得這個國家領導他應該來聽啊，聽完，他得趕快去推廣啊，他應該，我當時還這麼想的。”

然而，修煉人數的快速增長，卻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注意。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反對偽科學要警鐘長鳴》的評論文章，把當時在北京被評為“十大暢銷書”之一的《轉法輪》稱為宣揚迷信，並當作“偽科學”進行批判。一個月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大法書籍。緊接著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授意公安部，在全國對法輪功進行秘密調查，為“取締”做準備。

這些飽經滄桑的人們，這個因為怯懦和麻木而讓許多人感到絕望的民族，又一次顯示出了他的真誠和善良。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們站了出來，向報社和中央有關部門寫信或登門拜訪，講述修煉法輪功後，自己身心的巨大變化。他們直言上書，卻沒有氣恨；他們坦誠相告，卻沒有絲毫的抱怨。

（98年体育总局和学员座谈会，大学教授）“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還是鄰居，凡是煉了法輪功的人，我認為對人際關系的改善都是非常好的，互相謙讓。你比方說我對門有一個老太太也是煉法輪功的。我是住三樓的，從一樓到三樓，這個老太太總是給我們， 總是給大家掃樓梯。”

（98年体育总局和学员座谈会，业余拳击手）“在我自身的變化上，在我這個家庭的變化，和我的親人都看我這個簡直是脫胎換骨了，簡直就不是我了。以前的我不是這樣式的，（過去的我）酗酒、抽煙、打仗、吃喝玩樂，就這一套。”

（（98年体育总局和学员座谈会，医生）“尤其是象煉法輪大法在國內，是咱們這個千百萬群眾的實踐，而且是經過了這麼些年哪，而且現在還是煉功的學員越來越多，應該給他一定的這個肯定了。”

學員們發自肺腑的體會，深深震撼了負責聽取意見的各級政府領導和新聞媒體的工作人員。一些被秘密派到各地煉功點的公安人員，甚至走入了真正修煉者的行列。而這次公安部的秘密調查，因為找不到任何法輪功非法的證據而不了了之。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1997年，以何柞庥（中科院）為首的一些人，開始在全國各地不斷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章。1998年5月他又在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中，再次對法輪功進行攻擊。

（陈女士，中央乐团长笛演奏家；陈先生，中央乐团大提琴演奏家）“科學院有一個學生，他是練其他的氣功的，什麼氣功他都練。他也有一天就看到人家煉法輪功，他也去比劃比劃幾個動作。然後過些天他就說他不煉法輪功了，他現在要辟谷了。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結果呢這個何柞庥就把他拿出來，當成一個典型例子，來說法輪功就是不吃不喝的。那這完全就歪曲了事實。所以我們當時就想呢，就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去跟電視台的編輯啊，告訴他們法輪功到底是什麼，把我們親身煉功的這個經歷告訴他們。所以當時呢沒有想別的什麼東西，就覺得呢就是抱著一顆善心哪，去告訴他們什麼是法輪功。”

29号這一天，北京電視台的院子裡來了很多法輪功學員。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們異常的平靜 祥和。

（陈女士，中央乐团长笛演奏家；陈先生，中央乐团大提琴演奏家）“大家就圍在那個天井裡頭，那樣坐了好幾圈吧，這樣子。後來學員就開始講自己的親身體會，講自己怎麼開始煉功的，很多人發言。那個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呢，他們拿著攝像機一個一個的拍，而且還問他們問題，那學員都回答他們。”

不久，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專程到玉淵潭公園的煉功點實地採訪。幾天後，電視中播出了這個節目。這一時期，國務院兩次批示，將氣功和人體科學歸到國家體育總局統一管理，同時要求各地體育總會對法輪功活動進行調查。雖然各地的調查結果都是正面的，認為法輪功有助於群眾的“強身、健體和治病”，沒有任何非法宗教活動，但公安部門仍然認為有必要對法輪功進行高度監控。

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的內部文件。通知中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部分法輪功輔導站負責人的電話、行蹤開始被監視、監聽。這一系列事件在社會上對法輪功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學員們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力。

98年10月，國家體育總局派調查組專程到吉林省和黑龍江省，對法輪功進行氣功註冊、評審、調研。他們走訪了當地的十多個煉功點，並在長春和哈爾濱分別召開了各界法輪功學員座談會。學員們現身說法的講了他們的修煉體會，並坦率地向領導們提出了他們心中的疑問和不解。

回首尘中路，

几多心感触。

悟道明真理，

幸作大法徒。

——法轮功学员

一次次不公正的對待和無理攻擊, 就這樣在學員們的善意說明中得到了妥善解決。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學員們對什麼是正法修煉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變得越來越成熟。與此同時，參加修煉的人數還在持續、穩定的快速增長著。

（上海电视台98 年11月24日新闻节目）“今天一大早，上海體育中心人頭攢動，本市近萬名愛好法輪大法的煉功者匯聚一處，進行推廣表演。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師父於92年向社會公開傳功講法，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六年來此功法以煉功時不受場地、時間的限制，以及無需意念引導等不同於其它氣功的全新內容，令人耳目一新、獨樹一幟。到目前為止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各地，都有了自發性的群眾煉功組織，並傳遍歐、美、澳、亞四大洲。全世界約有一億人在學法輪大法。這是本台記者報導的。“

（98年广东电视卫星台午间体育新闻）“中國法輪功在廣州越來越被廣大群眾所認識。許多群眾利用早晚和節假日的時間，到廣州各個公園和各大型公共場所煉功。煉法輪功不但可以袪病健身，還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做一個對社會非常有益的人，對推動全民健身運動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都會起著促進作用。廣東省體委對法輪功非常重視，近日派出專人觀看了烈士陵園、市政府門前和天河體育中心的大型煉功活動，對法輪功給予了大力的支持。隨著煉功隊伍的增大，將會對廣州全民健身運動的開展，起到一個推動的作用。這是廣東台報導的。”

（沈阳电视台98沈阳亚洲体育节）“開幕式現在開始。”

（98年8月沈阳电视台）“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很難會相信有如此多的人自發的聚在一起鍛鍊身體。8月20號凌晨5點30分，當記者踏著朝陽來到剛剛竣工的瀋陽市市府廣場時，遠遠的就看到近千名市民排成整齊的隊伍，十分投入的在煉中國傳統氣功——中國法輪功。據了解他們都是自願到這裡，進行煉功強身的。從他們全神貫注的表情上看，此刻的他們早已摒除任何雜念，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一種境界。”

中國青年報1998年8月28日

羊城晚報1998年11月10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12月4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10日

秋去冬來，冰雪覆蓋了北方的大地，一場更嚴厲的考驗也隨之來臨了。

（王女士，安徽法轮功学员）“1999年不久以後，發現這幾位(離休)老幹部不煉了。我們感覺到他們是不是有什麼身體不舒服？後來經過一了解 不是這樣的，因為聽講的話呢，傳下來的話呢，因為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黨內已經下命令不允許他們煉了。接著不久又傳下來，（說）我們是‘非法組織’。”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科技期刊上又一次發表文章，說煉法輪功會使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使中國毀滅。文章深深刺痛著這些在法輪功中受益良多的學員們的心。人們開始自發的去天津教育學院，跟編輯們反映真實情況。但是這一次編輯部的反映，卻出乎人們的意外。

（张女士，北京法轮功学员）“當時領導就接見了，接見以後呢，把這件事情講了以後，我們弟子都是善的一面去講。所以他們當時的領導就承認了錯誤，說我們了解情況不清楚，我們可以改正。可是睡了一夜覺之後，第二天哪他又出來接待了，他說；‘我們沒有錯，我們什麼都沒有錯。’”

編輯部異常的表現，使人們感到了一股顯然來自中央高層的壓力。困惑和不解使越來越多的群眾來到編輯部的門外，和平表達意願。4月23日，300多名警察被調來毆打、驅趕人群，並逮捕了45位學員。

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人 打人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地的煉功點。而向北京最高當局反映真實情況，成了人們心目中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從4月25日凌晨4點開始，附近城市和省份的學員出現在北京，最終聚集到了中南海國務院信訪辦門外。

（刘女士，北京法轮功学员）“這個時候嘛，一看到情況是非常緊張。不遠一個警察，不遠一個警察，就在我們面對的馬路，很近的那裡，路邊好多都是警車。但是我們那時候一點也沒有感到害怕。為什麼不害怕？因為我們感覺到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也沒做錯事，我們反正來就是想跟政府說明情況，因為寫信什麼的都不管用，天津又抓人。實際上我們反映情況呢，也就是讓他們放人，想跟政府說說這些事。我們還說是不是那些報社呀…”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員代表，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並重申了國家對氣功的政策。當晚10點，學員們悄然離去，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上萬人離開後，地上沒有留下一片紙屑。

“4‧25“事件震動了全世界，人們開始注意到，這個由最基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不同凡響。媒體們紛紛找到國內和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了解情況。在自由亞洲電台美國華盛頓總部的資料庫中，我們找到了當時的節目錄音。

“‘我修了大法以後，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好的，看社會都是光明的。我可以說有生以來了嘛，在我心裡萌發了熱愛祖國的這顆心。就像我們老師說的，人活著，是要為別人的 ，不是為自己。不僅是為你的親人，你的父母，而是要為眾多的人，讓他們都比你過得更美好。’聽眾朋友，我沒有做過對法輪功弟子們統計學方面的調查。不過，如果多數的法輪功弟子都如此感受，那麼看來法輪功對社會發生的影響應當首先是，而且直接是道德層面的，而不是政治層面的。”

“4‧25”事件開創了49年建國以來，官方和平民間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被世界輿論視為中國領導層日漸成熟的里程碑。不少海外華人由此對中國產生了新的希望。

（夏先生，生物研究公司总裁）“我對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古代歷史都很熟悉，我知道中國這個民族，他是一個順民-暴民的民族，他不當順民就當暴民。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沒有非暴力運動解決問題的事情。所以說事實上這一天的行動已經證明了，就是中國人是願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實上這個法輪功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性了。而我這個人對中國的民族性歷來是很失望的，那看到有這樣一個功法，能夠改變中國人的民族性，讓他們去掉了很多不好的東西，而做好人 做成這樣的好人，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偉大，非常了不起的。”

然而事情卻並沒有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發生。

（刘女士，北京学员）“‘4‧25’以後我們在外面煉功，那就是煉功的時候 都是警察，一路上都是警察，這些警察陪著我們煉，就是這樣子。後來呢，就不讓我們掛(法輪功的)橫幅。我們說不掛橫幅就不掛吧，就掛那個法輪的旗。”

這個時候，地球另一邊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正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5月22日，來自世界各國的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市政府廣場，共同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七周年。第二天，在多倫多大學禮堂舉行修煉心得交流會，李洪志先生親臨會場講法。學員們注意到當時坐在會場中的，除了法輪功學員和媒體記者，還來了許多陌生面孔的中國人。

交流會結束的時候，會場出現了這樣的情景：李先生出人意料地站著，面對在場的所有人講了很長的一段法：“有很多記者，有很多人在困惑，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來學這個法？可能今天在座的人你們都看見了。因為甚麼？因為這裏邊叫人走正路，而且是真正的好人。這裏邊沒有社會上任何污七八糟的東西，要淨化一切不正確的東西，做一個有益於別人、有益於社會的人，直至達到圓滿那樣標準的人。我們這裏不收費，不領人們幹那些個不好的事情，不參與政治，所以才有這麼多人。是不相信人類還有好人的那些人低估了這一點！！！”（《**加拿大法會講法**》）

對於李洪志先生的這段講法，學員們一時還來不及細心體會。但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人們，此刻已經察覺到，又一場來自高層的鎮壓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只是，人們此刻還想像不到，那將會是怎樣的一場魔難。

敬請收看“我們告訴未來” 第六集：在磨难中。